

# 小饭桌

那年,父亲请了一个村子里的木匠来我家打家具。完工后,木匠用下脚料给我家做了一个小饭桌。那是一张木质的小饭桌,桐木做的,四四方方,没有上漆,木头的纹理清晰可见,看起来小巧又结实,古朴又厚重。

儿时记忆中,每次吃饭前,母亲都会喊一声——开饭喽!我和弟弟就忙活着摆凳子,擦桌子。小小的饭桌上,母亲教育我们饭前要洗手,吃饭要懂得谦让,礼让

长辈。细嚼慢咽,不狼吞虎咽,不剩饭菜,爱惜粮食。小饭桌就是小课桌,良好的生活习惯在这小小的饭桌前得到了启蒙教育,优良的家风在小饭桌前得到了传承。

尤其到了冬天,北方的冬天格外的冷,屋外寒风萧萧。父亲就把小饭桌摆到了大炕上。我们围坐在温热的土炕上,一边吃着热腾腾的饭菜,一边聊着天,其乐融融,感觉好温馨,小饭桌就像一块磁石,

紧紧地把我们全家吸引在一起。

到了晚上,这张小小的饭桌就是我们学习的小书桌。大大小小的文具摆满了小饭桌,字典、文具盒、作业本。童年的多少个夜晚,我在灯光下做着功课,母亲一边纳着鞋底,父亲蹲在炕头吧嗒吧嗒吸着旱烟。在这张小小的饭桌前,我读完了小学,又陪伴我读完了中学,小小的饭桌就像我亲密忠实的伙

伴,形影不离。

常记得夏天的夜晚,月色如水,虫蛙低鸣,树叶飒飒作响。父亲端来小饭桌,摆在院子,凉风习习,好不惬意。父亲再切开一个又圆又大的西瓜,全家人吃着甜甜的西瓜,快乐的笑声荡漾在寂静的夜空。夜空中,萤火虫飞啊飞,听着母亲讲着白娘子传奇的故事,我蜷缩在小饭桌上,母亲摇着蒲扇赶着蚊子,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

梦乡……

那年,我上小学三年级,学习了一篇课文《三味书屋》,鲁迅在八仙桌上刻了一个小小的“早”字。懵懂中的我,回到了家,也毫不犹豫地,在小小的饭桌上刻了一个“早”字。没想到,父亲下地归来,狠狠地骂了我一顿,说我是个败家子,好好的家具,我在上面乱刻乱画。说来也怪,小小的早字,无形中也启迪鞭策着我,提醒自己要事事早,时时早。

成年后,走上工作岗位,“早”字就是我的座右铭,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,“早”字当先,凡事提前谋划,提前做好,不拖拉,这让我受益匪浅。

时代在发展,家里的家具换了一拨又一拨,但是这张小小的饭桌,我们全家一直收藏着。如今虽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,但我却视为珍宝。因为小小的饭桌记录着我童年的美好时光,铭刻着我的成长经历!文/曹雪柏

## 家的味道

记得小时候,天天盼着年节,为的是能吃上一顿正经的白面饺子。现如今,天天像过年,饺子也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奢侈品了,甚至有时候,全家人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了。

其实说句心里话,现在的人们,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,要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别说吃饺子了,就是大苞米面饽饽,大葱蘸大酱,吃着都老香了,可能也是人多吃饭香的缘故吧。

小时候,家家吃的是什么呢?上顿苞米面饽饽,下顿苞米碴子,有时候连菜都不熬。上等的人家,平时也就是“两菜一汤”,即“咸菜、大酱和米汤”我们的家也不例外。

但是,打我记事起,母亲都很少让我们抱着空碗吃饭,想方设法给我们弄点菜,母亲深知,我们正是长



身体的时候。因为家里人口多,一星半点的菜根本不够吃,母亲就用采来的野菜打“酱汤子”,用它就饭吃。

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,第一次吃的就是母亲用父亲放羊时从山上采回来的老瓜瓢,制作的“酱汤子”。从那天起,“酱汤子”就成了我们家的一道名菜。

而每次过年杀猪,母亲都亲自动手,挑选一块最好的板肉,大约十来斤吧,把它用菜刀拉成缝,然后撒上适量的盐,等盐化的差不多了,母亲就把肉挂在外屋的房梁上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

“腊肉”。来年春天,等山上的野菜下来,用它熬青菜时,切上几片,别有一番风味。那个年代,吃的野菜也太多了,但是都是纯天然的,纯绿色食品。母亲把南瓜花用清水洗干净,然后用热水焯一下,掺在土豆里一熬,老好吃了。用灰菜,新娘骨儿菜,猪毛菜,车轱辘菜熬的青菜我们都吃过。人们吃的最多的还是苣荬菜,有时母亲还用它煮粥吃,吃起来有点苦,但是心里觉得甜滋滋的。

母亲不仅在制作的菜上精心,而且在主食上尽量

粗粮细作。每年春天,我们家第一顿吃的饭一定是白细苞米面的榆钱汤。尤其是生产队伐榆树,家家的婶子大娘拎着土篮子,拎着斧子,跑到放倒的榆树前,用手中的斧子用力凿着榆树皮,把它拿到家后,把外面的硬皮去掉,剩下的拿到外面晾干后,再用碾子一压,用二细筛一筛,用榆树皮面掺白细苞米面做格豆子(一种面食,相当与现在的■),吃起来特别筋道儿了。

到了秋天,母亲又用一种叫驴蹄菜的野菜做汤吃,用羊奶嫩叶子拌上苞米面,蒸着吃,吃起来有一种清香的感觉,虽然那个年代的日子过得有点苦,但是心里是美味十足,甜甜的,香香的。

就这样,我们吃着母亲制作的一道道可口的饭菜,一点点长大,那才是家的味道。文/白守清

## 姥爷

影集,是幸福的瞬间。

清明节前夕,翻看影集时,无意中发现了—张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黑白老照片。照片上,姥爷怀里抱着我的儿子,旁边是我的女儿,我大姨子的儿女以及我的爱人和三小姨子。

拿着这张泛黄的老照片,我在记忆的仓库里,竭尽全力搜索姥爷生前的点点滴滴,使记忆的碎片连缀成为完整的故事,回放过往的一幕幕……

姥爷是爱人的姥爷,当然也就是我的姥爷。姥爷家居住在原哲里木盟(今通辽市)科左后旗乌兰敖道公社(现在已合并到茂道吐苏木)古力古吐大队朝鲁图小队,那是个蒙古族聚居区。姥爷一生没有儿子,只有两个姑娘,老大在本村,也就是我的岳母。

当时,姥爷住两间土房,一直是岳父一家人照料。先是爱人,接着是三小姨子,最后是三小舅子,他们住在姥爷家,照顾姥爷、姥姥老两口的起居生活。

姥爷个子高高的,长得器宇轩昂,给人的感觉非常慈祥。姥爷平时种点地,还养着一些牛羊,上个世纪80年代初,姥爷还给我们一头牛呢,当时我们把牛卖了,用这笔钱买了一台“凤凰牌”缝纫机,邻里一脸羡慕,我们一脸幸福。姥爷平时没有过多的嗜好,也就是抽点旱烟,喝点小酒,但他会拿捏分寸,从来没见过姥爷抽烟把屋子造的乌烟瘴气,或是喝酒喝得不省人事,一堆烂泥。姥爷对我们这些晚辈从来没见过,总是笑嘻嘻的,满面春风。所以,我们这些晚辈都愿意和姥爷唠家常,和他一起上山锄地,和他一起给牛羊饮水,和他一起喂猪喂鸡,和他一起挤牛奶,揭奶皮子,熬黄油,给他倒个酒,沏个茶,盛个饭,我们晚辈都抢着干。

姥爷后来患了食道癌,我们没有告诉他。老人很刚强,从来没哼唧过。为了减轻病痛,折磨和讨姥爷开心,我的大“连桥”和二小舅子领着姥爷到北京溜达散心。姥爷最终没躲过这一劫,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,与我们永别了,我们非常悲痛。

如今算来,姥爷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5年了。35年来,我们非常想念他老人家。虽然亲人们居住在不同城市,远隔千山万水,但每年的清明节、春节,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缅怀他。

清明节又到了,姥爷,真的好想您!文/白守双

## 草上飞

内蒙古金戈铁马、烽火边城的往事奋进草原的金界壕,筑进了阴山山脉的长城,吹入浩瀚大漠的烽燧……你念念不忘的往事呢?推开记忆的大门,时光的船逆流而上,欢乐与忧愁又一次溢出你的胸膛……

来稿请在电子邮件“抄送主题”一栏填写“草原往事”。同时,为了方便发放稿费,请在稿件中附上通讯员中国银行的卡号。

Email:bfxbcyws@163.com

## 免冠照

昨天和外甥女视频,她竟然两眼亮晶晶地说:“三舅,我发现你越来越像我姥姥啦。不信你把你给姥姥照的那张放大免冠照拿出来,对着镜子比着看看。”听得我瞬间有热热的东西,从眼眶里溢出来了。

记得那还是在1982年的清明节,当时,在一个军工厂宣传科任宣传干事的我,带着相机回到乡下看母亲,巧手的母亲给我捏完寒燕后,突然笑着对我说:“三儿,你也给娘照张相吧!”母亲梳洗打扮一番,往我准备好的背景前一站,我就举起相机,亲手为母亲拍摄了一张笑容满

面的幸福免冠照。“娘,以后办证件,你就不用到县城照相馆照了。”我还说。

我回到单位后,就赶快把照片冲洗出来,寄给母亲。母亲收到照片时,激动得她逢人便讲:“你们快来看,这可是俺儿给俺照的相呀!”竟然一口气转遍我们家住的那条街。然后幸福满满地往相框里一装,悬挂在客厅正中央的墙上。母亲还让给我写回信的小学张老师告诉我:“三儿,看到照片娘就想起你,这下可好了,你就一直可以陪在娘的身边了!”日后,我无论走到哪里,只要一想起母亲说的这几句

话,我就热泪盈眶。我清楚地记得,母亲那年67岁。

几十年来,手捧着这张老照片,特别是每到寒食节,我就想起母亲给我们兄妹几个捏寒燕。母亲不但手巧,而且给寒燕上色也是一绝。经她手捏出来的寒燕,是千姿百态,栩栩如生。再涂上颜色,犹如天燕下凡。当时我们都想多分几个,可白面少呀!不过母亲很有办法,她精心地把个头往小里一捏,数量就多,我们兄妹分到手里的寒燕就多。可就在我们爱不释手的欣赏时,母亲却把刚到手的寒燕又收回去,亲手一个接一个地穿在同一根

细细的柳枝上,然后动情地叮嘱道:“你们要记住:经娘手捏来的寒燕,就像是穿在同一根柳枝上的亲兄妹,要你照顾着我,我关心着你;不管遇上什么的难处,你们可都要齐心协力地飞在一起呀!”直到我们为父母时才明白:原来母亲之所以要把我们各自手里的寒燕,精心地穿在同一根柳枝上,那是母亲总想让我们组成一个快乐的燕阵,永远飞翔在大家庭的天空里。

我的母亲我的福。今天,我就把此文,作为祭文,来怀念我亲爱的母亲吧。文/牛润科